

第六卷：小说

花城出版社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

中国革命博物馆
分类号 8912
391.06
登记号 147893

粵新登字05号

沈从文文集

(国内版)

第六卷·小说

*

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

(香港中环域多利皇后街九号)

联合编辑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8插页 277,000字

1983年1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8次印刷

ISBN 7-5360-1011-7/I·903

定价: 13.00元

目 录

游 目 集

腐烂.....	2
夜的空间.....	18
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	25
平凡故事.....	50

边 城

《边城》题记	70
边城	73

八 骏 图

《八骏图》题记	166
八骏图	168
来客.....	195
过岭者	202
顾问官	209

新 与 旧

萧萧.....	220
山道中	236
新与旧	250

菜园	261
烟斗	272
失业	284
知识	292
薄寒	298
自杀	310

主 妇 集

主妇	324
贵生	338
大小阮	362
王谢子弟	381
生存	404

游 目 集

腐 烂

晚风带着一点儿余热从××吹过上海闸北，承受了市里阴沟脏水的稻草浜一带，皆放出一种为附近穷苦人家所习惯的臭气。在日里，这不良气味，同一切调子，是常使打扮得干净体面的男女人们，乘坐×路公共汽车，从隔浜租界上的柏油路上过身时，免不了要生气的。这些人皆得皱着眉毛，用柔软白麻纱小手巾捂着鼻孔，一面与同伴随意批评市公安局之不尽职，以为那些收捐收税的人，应当做的事都没有做到，既不能将这一带穷人加以驱逐，也不能将一带龌龊地方加以改良。一面还嗔恨到这类人不讲清洁，失去了中国人面子。若同时车上还有一个二个外国人，则这一带情形，将更加使车上的中国人感到愤怒羞辱。因为那抹布颜色，那与染坊或槽坊差不多的奇怪气味，都俨然有意不为中国上等人设想那么样子，好好的保留到新的日子里。一切都渐渐进步了，一切都完全不同了，上海的建筑，都市中的货物，马路上的人，全在一种不同气候下换成新兴悦目的样子，独有这一块地方，这属于市内管辖的区域，总永远

是那么发臭腐烂，极不体面的维持下来。天气一天不同一天，温度较高，落过一阵雨，垃圾堆在雨后为太阳晒过，作一种最不适宜于鼻子的蒸发。人们皆到了不需要上衣的夏天了。各处肮脏地上，各处湫陋屋檐下，全是蜡黄的或油赭色的膀子。茶馆模样的小屋里，热烘烘的全是赤身的人。妇女们穿着使人见到极不受用的红布裤子，宽宽的脸，大声的吵骂，有时也有赤着上身，露出下垂的奶子，在浜边用力的刷着马桶，近乎泄气的做事，还一面唱歌度曲。小孩子满头的癣疥，赤身蹲到垃圾堆里检取可以合用的旧布片同废洋铁罐儿，有时就在垃圾堆中揪打不休。一个什么人——总是那么一个老妇人，哑哑的声音，哭着儿女或别的事情，在那粪船过身的桥下小船上，把声音给路上过身的人听到，但那看不见的老妇人，是也可以想象得到那皱缩的皮肤与干枯的奶子，是裸出在空气下的。

还有一块经过人家整顿过的坪，一个从煤灰垃圾拓出的小小场子，日里总是热闹着，点缀到这小坪坝，一些敲锣打鼓的，一些拉琴唱戏的，各人占据着一点地位，用自己的长处，吸引到这坪里来的一切人。玩蛇的，拔牙的，算命的，卖毒鼠药的，此外就是那种穿红裤子的妇人，在各处赤膊中找熟人，追讨在晚上所欠下的什么账项，各处打着笑着。小孩子全身如涂油，瘦小的膀子同瘦小的腿，在人丛中各处出现，快捷如狗，无意中为谁撞了一下时，就骂出各样野话，诅咒别人安慰自己。市公安局怎么样呢？这一块比较还算宽敞的空坪不为垃圾占据，居然还能够使一些人在这上面找得娱乐或生活，就得感谢那区长！

这时可是已经夜了，一切人按照规矩，皆应当转到他那住

身地方去。没有饭吃的，应当找一点东西塞到肚子去；没有住处的，也应当找寻方便地方去躺下过夜。那场子里的情景，完全不同白天一样了。到了对浜马路上电灯排次发光时，场子里的空阔处，有人把一个小小的灯摆在地下，开始他的与人无争的夜间生活。那么一盏小小的灯，照到地下五尺远近，地下铺得有一块齜齜的布，布上写得有红字黑字，加着一点失去体裁的简陋的画。一个象是斯文样子的中年人，就站到灯旁，轻轻的唱着一种诗篇。起了风，于是蹲下来，就可以借了灯光看出一个黄姜姜的脸。他做戏法一样伸出手来，在布片四围拾小石子镇压到招牌，使风不至于把那块齜齜布片卷去。事情做完了，见还无一个人来，晚风大了一点，望望天空象是要半夜落雨样子，有点寂寞了，重复站起来，把声音加大了一点，唱《柳庄相法》中的口诀，唱姜太公八十二岁遇文王的诗，唱一切他能唱的东西，调子非常沉闷凄凉。自己到后也感觉这日子难过了，就默默的来重新排算姜尚的生庚同自己的八字，因为这落魄的人总相信自己有诸多好运在等候。

这样人在白天是也在这坪里出现的。谁也不知他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里，谁也不想要知道他的来处。望到那姜黄的脸，同到为了守着斯文面子而留下的几根疏疏的鼠须，以及盖到脑顶那一顶油腻腻的小帽子，着在身上那油腻腻的青布马褂与破旧的不合身的长衫，就使人感到一点凄惶。大白天因为人较多，这斯文人挥着留有长长指甲的双手，酸溜溜的在一群众生包围中，用外江口音读着《麻衣》、《柳庄》的相法，口中吐着白沫，且用那动人的姿势，解释一切相法中的要点。又或从人众中，忽抓出那预定好了的一个小孩子，装神装鬼的把小孩子前后看过一遍，就

断定了这小孩子的家庭人口。受雇来的孩子，张大着口站在身旁，点点头，答应几个是字，跑掉了，于是即刻生意就来了。若看的人感到无趣味（因为多数人是知道小孩子原是花钱雇来的），并且也无钱可花到这有神眼铁嘴的半仙身上时，看看若无一个别的什么人来问相，大家也慢慢的就走散了。没有生意时，这斯文人就坐到一条从附近人家借来的长凳上，默默背诵渭水访贤那一类故事，做一点白日的梦，或者拿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，轻轻的读着，把自己沉醉到诗里去，等候日头的西落。有时望到那些竞争到吸引群众的卖打卖唱玩戏法的人，在另外一处，非常的热闹敲锣打鼓，人群成堆的拥挤不堪，且听到群众大声的笑，自己默默的坐到板凳上出神，生出一点感想。不过若是把所得的铜钱数着，从数目上，以及唧唧的声音上，即时又另外可以生出一点使自己安慰的情绪，长长的白日，也仍然就如此的过去了。

到了夜里时，一切竞争群众的戏法都收了场，一切特殊的主顾，如象住在租界那边的包车夫同厨子，如象泥水匠，道士，娘姨，皆有机会出来吹风白相，所以这斯文人乐观了一点，把灯点上，在空阔的坪里，独自一人又把场面排出来了。照例这个灯是可以吸引一些人过这地方来望望的。大家原是那么无事可作，照例又总有一些人，愿意花四枚或四十枚，卜卜打花会的方向，以及测验一下近日的运气。白日里的闲话，一到了晚上就可以成为极其可观的收入，这军师，这指导迷途的聪明人，到时他精神也来了。因为习惯了一切言语，明白言语应当分类，某种言语当成为某种人的补剂，按到分量支配给那些主顾，于是白天的失败，在夜里就得到了恢复机会了。大约到九

点十点钟左右时，那收容卖拳人玩蛇人的龌龊住处，这斯文人也总是据了一个铺位，坐在床头喝主人为刚冲好的热茶，或者便靠到铺上烧大烟消磨上半夜。他有一点咳嗽的老毛病，因为凡看相人在无话可说时，总是爱用咳嗽来敷衍时间，所以没有肺病也习惯咳嗽了。他得喝一壶热茶，或吸点烟，恢复日里的疲劳，这也是当然的。到了半夜，听各处角落发出愚蠢的鼾声，使人发生象在猪栏里住的感觉，这时某一个地方，则总不缺少一些愚蠢人们，把在白天用气力或大喉咙喊来的一点点钱，在一种赌博上玩着运气，这声音，扰乱到了他，若是他还有一些余剩的钱，同时草荐上的肥大臭虫又太多，那么自己即或算到自己的运气还在屯中，自己即或已经把长褂脱下摺好放到枕边，也仍然想法把身子凑到那灯下去，非到所有钱财输尽，绝不会安分上床睡觉。

天气落雨，情形便糟了。但一落了雨，所有依靠那个空坪过日子的各样人，都只好在同一意义下，站在檐前望雨，对雨景发愁。斯文人倒多了一种消遣，因为认得字，可以在这时读唐人写雨景的诗。并且主人有时写信，用得着他代笔，主人为小孩发烧也用得着他画符。所以这人生活，与其他人比较起来，还是可以说很丰富而方便的。一面自然还因为是夏天，夏天原是使一切落魄人皆方便的日子！

如今还没有落雨，天上各处镶着云，各处檐下有人仰躺着挥蒲扇，小孩子们坐到桥栏上，望远处市面灯光映照到天上出奇，场中无一个主顾惠临。

在浜旁边，去洋人租界不远，有乘坐租界公共汽车过身时捂鼻子一类人所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，一排又低又坏的小小屋

子，全是容留了这些无家可归的抹布阶级的朋友们所住。如鱼归水，凡是那类流浪天涯被一切进步所遗忘所嘲笑的分子，都得归到这地方来住宿。这地方外观既不美，里面又肮脏发臭，但留到这里的人总是很多。那么复杂的种类，使人从每一个脸上望去，皆得生出“这些人怎么就能长大的”一种疑问。他们到这里来，能住多久，自己似乎完全无把握。他们全是那么缺少体面也同时缺少礼貌，成天有人吵闹有人相打。每一个人无一件完全衣服或一双干净袜子，每一个人总有一种奇怪的姿势。并不是人人都顽强健康，但差不多人人脾气都非常坏。那种愚暗，那种狡诈，那种人类谦虚美德的缺少，提及时真是使人生气。

到了这时节，这种住处是已容纳了不少白天那种走江湖的浪人。

主持这住宿处的，是许多穿大红洋布裤子妇人中最泼悍的一个，年纪将近四十岁了，还是常常欢喜生事。这妇人日里处置一些寄宿人的饮食，一面还常常找出机会来，到别的事上胡闹。夜静了，盘算一切，若果自己挑选了一个男子，预备做一件需要男子来处置才得安宁的事，办得不妥，就毫无理由的把小孩子从梦中揪起重打一顿，又或在别的事上拿着长长竹竿，勒令某一个寄宿男子离开这屋里。主人小孩子年纪九岁，谁也不须考问这小东西的父亲是什么人。小孩子一头的疥癩，长年总是极其嵬嵬，成天到外面去找人打架，成天出去做一些下流事情。他白日里守着玩蛇人身旁，乘人不注意时，把蛇取出来作乐，或者又到变戏法的棚后去把一切戏法戳穿。与人吵闹时，能在年龄限制以外的智慧中，找出无数最下等的野话骂人，又

常常守着机会，在方便中不忘却盗窃别人的物件。

照规矩，在这类住宿地方，每人应于每天缴纳十一枚铜子，就可在一张破席子上躺下来，还可以花一个十文，从茶馆里泡茶，把壶从茶馆里借来，隔天再送回去。有些住客，带得有行李，总象是常常要忘记了这茶壶不是自己东西，临走时把它放到自己行李里面去。茶壶不见了，隐藏了，主人心里明白，问了又问还是不见，于是就爽快的伸手到那小小行李中去把壶检察出来，一面骂出一些不入耳的话把客人轰走。客人在这样情形下，也照例在口里骂出一种野话才愿意出门。这些人，又或者无意中把茶壶摔碎了，大家就借此大吵大闹，结果还是茶馆中人来骂一阵，算是免去赔偿的代价，吵闹才能结束。

他们住处也有饮食，可是吃主人办来的伙食，总只是那初次来此的人，其他的人是不吃主人东西的。这些人的肚子里，因为照例也得按时装上一点东西，所以附近各处，总不缺少贱价的食物。发臭的，粗粝的，为苍蝇领教隔日隔夜变了颜色还来发卖的一切食物，都可以花钱买到的。上等人吃饼糕，这里也有一种东西仍然名叫饼糕。上等人吃肉，这里也有肉。上有人在暑天吃瓜，要开心又来一点纸烟同酒，这里也还是满盘的瓜同无数的纸烟，无量的酒。总而言之，租界上所有的一切吃喝哄口的东西，这区域是并不因为下贱就无从得到的。他们吃什么这些人也吃什么，不过所吃的东西，稍稍不同罢了。譬如酒，那些用火酒和水掺混的东西，用瓶子装好，贴上了店家招牌，又在招牌上贴了政府的印花税小小票子，酒的颜色还有红有绿，难道这东西不是已经很象酒了么？他们得了点钱，把这样酒买来，吃得大醉后，不是寻事打闹，就是纵横的吐呕，

每个人好在总是那么吃腐东西，受风雨虐待日子太久，酒精的毒又不会一时发作，所以开铺子的把印花税贴足，良心也就非常安宁，不问这酒的一切影响了。

这斯文人是也住到这样地方有了些日子的。

在寄宿处不远，过斜街，还有公安局派出所一处。市公安局是从没有忘记这地方还有这些活人的事情，他们从区长到巡丁，大家都记到这里是有人的，凡是一个活人，都应当按照生活营业向官厅缴纳一定的捐款，房捐，营业捐，路摊捐，小车捐，还有什么更好听的名字。他们都非常耐烦，不以数目很小就忘记过一次不派人来收取这神圣的国课的。好象卫生捐，治安捐，这一类动人名目，在这些地方也就仍然能够存在。地方既住得完全是一些下等人，一切都极不讲究，若不是常常有警务人员来视察沿滨情形，以及各家情形，还不知要成什么样子，所以卫生捐就应当收了。至于本区人口既杂乱不堪，动不动就要闹出事情，若非有几个治安警察，遇事发生，就把两造带去拘留到看守所，审问时用违警律处罚点小款到一切爱生事的人头上，警戒到下次，还不知每月要出多少乱子！

派出所巡警们，除了收捐日子较为忙碌，其他时节尚比较清闲，所以每遇到有什么事发生时，总是把人带局，拘留了半天，审问过后才开释的。站岗的巡警，则常常到茶馆去享受店主的一壶热茶，同熟人谈谈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新闻，消磨这个使人忍耐不下的长日。他们白天有时到那块近于竞技处的场子里，走到相士边站站，又走到西洋镜的匣子边看看，各处往来。夜里则绕到这一个场坪，用警棍击打预备要在场内拉屎的各种野狗。照例这些无家可归的野狗，一见了这尊贵的公务人

员，就夹了尾巴飞奔的窜到横街小弄内去了。

因为没有一个人，那斯文人独在灯边平地上站了半天，一个夜班巡警从横街走出，望到那情景，走过来看了一会，同相士谈了一阵闲天，有毒的蚊子叮在手背发痒，所以约莫十点左右，巡警的提议生了效力，相士就收拾了场面回到住处喝茶睡觉去了。

夜静后，许多在露天下赤身睡觉的男子，因为半夜来一阵行雨，都收拾到屋里去了，场子中静悄悄的无一个人。白日众生聚集的地方，这时显得宽阔异常。隔河浜的电灯，白惨惨的，一排排的，各个清清楚楚的，望到对河浜的事情，只是不说话。这时节空坪里来了一个卖饺饵的人，还停留在场坪中央不动，轻轻的敲打着手中的梆子，似乎是惟恐惊醒旁人样子，敲了一阵又沉默了。

粪船开始从浜河划来，预备等候装取区内的大便，船与船连系衔接磕磕撞撞到了所要到的地点，守船人皆从船头上岸，向饺饵担架边走来吃饺子。雨已经早止住不落，天上出了月亮，许多地方看得出云在跑走，风从别处吹来时已经毫无日间余热了。

似乎是因为听到碗盏相磕的声音，从小街一端那巡警又走出来了，同时又从另外一个弄口也走出了一只大狗。这两样东西皆不约而同的向饺饵摊边走去。不到一会儿，巡警的一饼圆脸，便在饺饵汤锅热气迷濛中有趣的映出；那只狗，却怯怯的要求讲和似的，非常谦卑蹲到一旁，看巡警老爷吃饺子了。到后又动了一阵儿风，卖饺饵的已扛了肩担走去了，粪船上的人皆到相熟的妇人小船上去了，只有几个生手无处可走，躺到

浜边石级上小睡等候天明。场坪中留下了巡警一人，嗅着从制革厂方面吹过来的臭风，他按照职务要绕这区域沿浜走去，看看是不是有谁从家中抛出一个死去的孩子，或这一类讨厌的事情。在职务上他有了一点责任观念，所以这时虽然极其适宜于同妇人在一个床上睡觉，他不好意思去找寻做梦地方。

一切是那么静，一切皆象已经死去，白日里看来小小的屋，这时显得更小了。一只猫儿的黑影子，从那平屋的檐头溜去，发出小小的声音，又即刻消失到黑暗里，这地方于是就象只有巡警他一个人是活人，独立到这天空下视听一切了。他走了又走，走到将近桥头地方，一个路灯柱旁边，见到了一个人形，吓了这个公务人员一跳。其实这仍然是预料得到的一种事情，这样天气，这样使人随处可以倒下去做梦的好天气，一个人是并不出奇的事情！不过这时这公务人，正咯咯的翻着胃中饺子的葱气，心里想到一件不舒服的事情，灯柱下的一团人影使他生了一点照例要生的气了。他于是就壮着自己胆子，大声的叱问是什么人在此逗留。灯下的人，正缩成一团，坐在柱边睁大了眼睛，望到路灯上的一匹壁虎，盘据到灯泡旁捕虫情形出神。这是无家可归的小孩子，是许多这样孩子中的一个，日里因一件事正为巡警打了一顿，到晚上找不到一个住处，凡是可以睡觉的空灶头都为另外的人占去了，肚子又空空的极不受用，这小孩子躺到一个棚下，看落雨过了，还想各处走走，寻一点可以放到肚子里的东西。走到了这里，见到那爬虫，小蛇一样很灵敏的样子，就忘了自己的事，坐到下面欣赏了许久。他这时正在心中打算，如何爬上去把那小东西捉来玩一阵，忽然听到巡警一声咤叱，这孩子以为爬电杆的事已为巡警

看到，本能的站起来就飞奔的跑了。

这杂种，这不知父母所在，象是靠一点空气就长大了的小东西，对于这时所发生的事情，并不觉得是新鲜事情！他一面奔跑，一面还回头来望到后面，看看是不是要被追逐一阵。他这时正极无聊，所以虽然觉得害怕，也同时觉得有趣。本来追了几步，这巡警按照一个巡警的身分，就应当止住了步。可是今夜的事稍稍不同了一点，这巡警无事可作，上半夜还喝了一杯酒，心头上多少有点酒意，看到小孩跑了又即刻不跑的样子，似乎对于自己的尊严有了一种损失，必须有所补充，就挥舞着他那一根警棍，一直向小孩子逃走的方向冲去。小孩子知道这情形不好，知道那警棍要到头上背上了，赶忙拉长了脚步逃走，想再跑一阵，就可以从一个为巡警所不屑走的脏弄堂里，获得了自己的安全。可是这场坪的尽头，正有许多坑，小孩子一不小心，人就跌到这水坑里去了。巡警听到了前面的声音，就赶到前面去，望小孩子在脏水里挣扎好笑。他就问他：

“做什么跑？”

这意思是好象说既不偷了谁的东西，为什么一见了巡警就想逃走。他为了证明这逃走不应当，简直是愚蠢行为，且警告他逃走就是有跌到水里去的理由，这公务人员且不去援救一下落在脏水里的小孩子。他看他怎么爬上坑来，如何运用他的小手小足。因为面前是这么一个不足道的小小动物，而且陷到这坑里惶恐无措，这时这巡警的愤怒已经完全没有了。因为问到小孩子为什么要逃走的理由，小孩子没有爽朗的答应，这体面人就用那带着神圣法律的意义的警棍戳小孩子的头，尽小孩子在脏水中站起来又复坐下去。小孩子不知道应当如何要求这老

总，又没有一个钱，送给这公事中人，又不能分辩，说这个事是不应当的玩笑，就只很可怜的坐到脏水中，喊“莫闹 莫闹”，摇着那瘦小臂膊，且躲避到那警棍。过了一会，巡警觉得在这地方，同一个这样渺小东西打闹，实在是无趣味，自己就唱着“老渔翁”调子扬扬长长走去了。

小孩子坐到坑中半天，全身是脏水，眼见巡警已经走去了，皮鞋声音远了，才攀住一点东西爬起来，爬出到坑上，坐在地上哭了一会。到后觉得哭也无益，这时决不会有一个从什么地方过路，随手给一个钱，并且肚中有点儿饿，一切的行为，也使自己疲倦了，就望到远处天的一方电灯的光，出了一会神。他想到这些灯底下的人那些热闹情形，过一会儿又忽然笑了。他很奇怪那些灯同那些人，他知道在这些灯光下，一定是有许多人闹着玩着。一定有许多人在吃东西喝酒。还一定有许多人穿上新衣，在路旁那么手挽手，从从容容慢慢的走路，或者逗留在一些大窗口边，欣赏窗内的各样东西。窗内是红绿颜色的灯映照，比白天还美观悦目。一切糖果，用金银纸张包裹，一些用具，呢帽子，太太们的伞，三道头的大皮靴子，小小皮夹同方圆瓶子，没有法子记清楚！烧鸡烧鹅都同活的一样神气，成串的香肠都挂在窗边，这些那些，值钱一百万或更多，总而言之是完全的放在那里等候人来拿去随意吃用的东西！这究竟值多少钱，这究竟从什么地方搬来，又必需搬到什么地方去，他是完全不能知道的。他到过这类地方，也象别人那么恣肆欣赏过窗内的一切物品，因此被红头阿三打过追过，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这时节是不是还有那样多人在那些地方，是不是还有红头阿三，他可不大明白了。但是，还有灯，当真是还有灯，那些